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漢 高誘 注

修務訓

修勉務趨聖人趨時冠𢾅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修務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蠬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

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讙兜堯佞臣也崇山南極之山三苗葢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顓頊氏之裔子檮杌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羽山東極之山舜作室

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舜死蒼梧葬於九嶷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禹沐浴霪淫雨櫛節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梳梳也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鮪魚遊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雒水故言闢也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修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蔂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𦨭隨循也栞斫刊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

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父曰孤孀寡婦也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墮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

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陽盱河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等也）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絶國殊俗僻遠

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立置以為遠國君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亡也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葢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

踰渡之事治也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胑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

容者曲故巧詐也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為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也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

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剉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

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

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己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曰悠悠慙于影影形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牒蹏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蹏趨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於存國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

安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謳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謳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

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齕劾咋翟足以噆雜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咋齧也噆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蟲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

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啳(權)睽(葵)哆(夸)噅(麾)籧(蘧)蒢(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模)母仳(靡)倠也籧蒢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嫫母仳倠古之醜女仳倠一說讀曰莊維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殺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

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絶穀不食以一蹪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筴錣而行駑馬雖筴錣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筴錣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棰得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劒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浙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摺折也為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

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為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氐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氐為本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駤駤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駤音至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訬輕利急亦以多者言揉善趨者謂之訬同也訬音抄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

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顙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也齊無倦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擧十六相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通天下推下滯之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皐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娀氏之女簡翟也呑燕卵而生契副背而出史皇產

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歳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也奉助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為俊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蹷水也蹷履也夫純鈎魚腸劒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鈎利劒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劒也型或作盧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剽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也陸剸圜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鬒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

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愚有所不逮也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鏤刑法亂理之文修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稚質少女也捆閵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捆叩核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内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蚑

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鬬攫搏也肆極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螘知為垤貛歡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仇莦梢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也景以蔽日蔽擁也此亦鳥

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櫚（檐）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歷（容成黃帝臣造作歷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傳曰奚仲為夏車正封於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

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能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修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句援摽摽拂手若蔑蔑蒙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徽上下手也攫援摽也摽拂敷也蔑蒙言其疾也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

指攫掇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檠敬而後能調劒待砥而後能利檠矯弓之材砥礪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鑑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遥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

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索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究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也不暇日不學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

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熈于光明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絶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已身淬翠霜露欶朔蹻趹决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欶猶著也蹻履趹趣也不從蹊遂曰跋涉故觸犯荆棘南姓榮疇字魯人百舍重趼迸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趼足胝生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泠鈍閒條達曉明泠猶了也鈍閒猶鈍惛也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

大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七日為極三牲具曰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達通也畧猶數也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言策疇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於柏舉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因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

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於是乃贏糧跣躧走跋涉谷行贏裹也一曰囊跣足不及著履也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遊渡也犯津關獵蒙籠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捲獵蒙籠之山一曰葛虆所蒙籠言非人所由蹷僵蹠足達穿也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荆是也鶴跱致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梅黑鶴跱峙立貌言不動不食黴黑其面色欲速則秦救也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皆大也豨蛇喻貪也蠶食盡無餘上國中國虐害也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

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越遠也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跪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東塞函谷一曰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公壻之溪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悑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

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强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囷倉不盈（强力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也非常曰

奇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燿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遯敗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為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絶絃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覩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絶弦破其琴也

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三篇為道家之言夫項橐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

者易（易革也）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間之因藏怒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出猶作也李奇古之名倡也）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

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山之下今劒或絶側羸文齧缺卷銋而稱以頃襄之劒則貴人爭帶之絶無側羸無文齧齒卷銋鈍弊無刃託之為楚頃襄王所服劒故貴人慕而爭帶之琴或撥剌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剌不正也枉橈曲弱也闊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託之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苗山之鋋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

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莫之鼓也

伐山桐以為琴谿澗之梓以為腹言其鳴音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

通人則不然腹劒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

墨陽莫邪美劒名

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

濫脇音不和號鐘高聲非耳所及也

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

辯別也

清濁之於耳聽

清商也濁宮也

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

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目不識父之顔心不哀也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為知者施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攄書明指以示之攄舒

也指書也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昔晉平公令官為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作書為知音施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也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

立節我謂詑謾倨傲也悠悠忽忽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胃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穀錫細布紈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猶眇也睧目視也冶由笑目流眺冶猶笑巧笑流眺睛眄也詩云美目眄兮口曾撓奇牙出䣼業酺付摇曾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䣼酺頰邊之媚也夫婦人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捺

悇豫癢心而悅其色矣憛悇貪欲也癢心煩悶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善謌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倒也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為之便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被風言其弱也髮若結旋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鶩馳騁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桐檟梓皆大木句枉曲枝也枉或作掘也蝯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蝯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夭矯燕

枝拘（言纘蝡若蛸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木舞扶疏槃跚貌）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蔑蒙踊躍明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身見其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倡衣修擢舞為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眇之強力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久也浸漬漸於教久使之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砥礪礲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

言非一日教化亦然也藜藿之生蝡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知覺其大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熈于光明此之謂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朱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五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漢 高誘 注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

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曀（緼）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

天心呿(佉)唫(吟)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住)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

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浸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物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旅也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顔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

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兊而請雨兊說也卜筮而

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

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内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内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胷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滞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柎夫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

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内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

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强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

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也

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窬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

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也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

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𦂳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

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

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

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昭華玉名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

犒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犒）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

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龎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寛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

易之失鬼 易以氣定吉凶故鬼 樂之失淫 樂變至於鄭聲淫也 詩之失愚 詩人怨怨近愚 書之失拘 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 禮之失忮 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忮也 春秋之失訾 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 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員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 驂騑服車中馬也 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

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踈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

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鬭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

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
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
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
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
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
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
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
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

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閲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

一辭審於一枝可能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甂甌有是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為簠圓中者為簋也列樽組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組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

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孫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政始皇名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

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言仁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

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埴滿也使得循

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髊（自）流漸弗能汙也（腐髊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擪（葉）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

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

不待渠壍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蘧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

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

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懐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

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内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

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

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

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别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殽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蹐即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禄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

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横或合衆弱或輔富强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蹐馳百事並

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

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目悅

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
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
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
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
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土億有
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
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
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

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謳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為九龍之簴以縣鍾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舍昭王之宫吴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鬬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

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徐以恐吳次於乾谿也）外內搔動百姓罷弊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棄疾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

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於魯而戎伐之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

樂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

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

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

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搆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

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

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憤志）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皆掇取之權一切

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也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山水之嘔謳曲）聞者莫不殞涕荊軻西刺秦王（荊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

遺軻刺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竹而謌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子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

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説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黄金於嶄讒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絶嗜酒所以遏流

涵之行也師涓為平公鼓朝謌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為紂作朝謌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

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減爵者收減羣臣之爵祿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

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侠以銜骨齒牙為猾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吴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黄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勝二邑也）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

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背信諸侯朝之也）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投拂不見處也）螈（原）蠶一歲再收（螈再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耨之為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亨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絻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

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隟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閉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濊悬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六博也或予踦而取勝予踦子對家奇一棊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可以

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

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

不知賢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禄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漢 高誘 注

要畧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大宗事本也懼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説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畛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覺也）則尊天而保真

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瀸(箋)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通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徼眞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埒有無之精(嬴繞匝也埒摩頰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初)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

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逺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恠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行十二節為人以為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

迴回

一月一節

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

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

龍之請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撟掇（撟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

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别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䰟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

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名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

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氾論者所以箴縷縩菜繺煞之間縩綃煞也攕先揳恰唲哇齵隅之郄隙也攕飾也揳塞也唲齵錯牾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曮晲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

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摶囷摶圓也囷笔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朕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

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 壇場也）分别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

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説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横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澈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内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治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内一心同歸

故景星見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黄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賔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内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内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

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諭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

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强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

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攟（窘）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宫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潤也）使之無凝

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慈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捭山川捭屏去也其於逍遥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烑挾至也烑音姚光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為炮烙之刑

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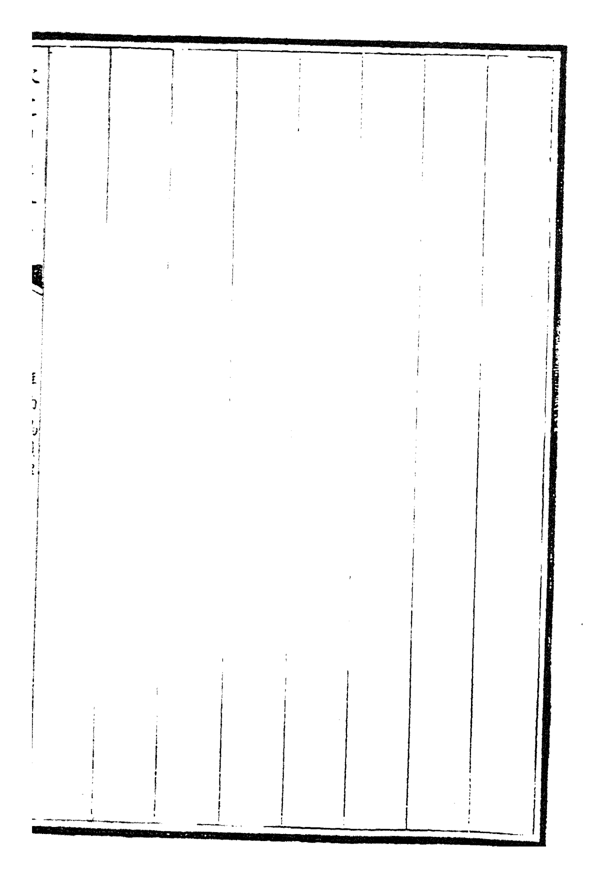
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賔主夾之以侯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禄父禄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殷後使管蔡監之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

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悅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雷）垂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也）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則為九）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撌音喟排去也）濡不給抗（抗音亥拭也）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線也）齊國之地東

負海而北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絶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内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辨别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聚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大鍾聲似雷震雉應而呴鳴也）一朝用三千鍾贛（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諛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别水絶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

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横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敲）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强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

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儲與猶攝業也扈冶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揺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揺靡小皆覽之）棄其畛挈（楚人謂澤濁為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窕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窕也）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朱溥